



墨子全書

五

八

服部文庫
117
349
5



117
349
5

子怒耕柱子作耕柱
子怒請歐你驅責作
俞俞同

子白此去白亞馬子向墨
子白鬼神孰與聖人明知
鬼神明於聖人猶
聽明耳自之牛耳有也若
原台用使也廉折金於
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
乙灼自若之龜成曰鼎成四
足而方不灼自成不存自藏

墨子卷之五



耕柱

歸安茅坤校閱

歐當作殿
下同

子白字太
子白此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聽耳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聽耳與聖人明智。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

墨子卷之五
歸安茅坤校閱

不遷自行乙又言錄曰逢
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
鼎已成而遷三國此知必
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

藝文引此
與此文少
異

是二作逢

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
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滅。不遷而自行。以
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是白雲。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
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
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
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
於聖人也。猶聽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
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

諫疑謀

聰

欣或疑版

校注三欣字
出也

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
為義猶是也。能談辨者談辨。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
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
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
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
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
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
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
耕柱子於楚。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三

摻操同

子同問墨
子二字
於疑處

墨子金書卷之五 戒與書防

知當仍知下同

下墨下脫子曰

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三子過之。食之三牲。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助。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

大一作先下並同

不衍

仁上一有
非字是此
脫

狂疾者。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豕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豕。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

墨子卷之五
成道書

可所以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以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

是術

替本是哉
作哉是

所以疑倒一本作以
所校注

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徒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守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人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二朝必

下而一作之

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且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譽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子乎

關一作管

石上二有何字而何一作高

道苟疑倒一作苟道

聽子諸本作聽此是

友一作友下同

術誅遂三字疑述

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子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友子墨子而友者我豈有罪哉吾友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此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子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而作之欲善之

不可說

術述同

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疾不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利，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

一本不在
疾上有我
疑衍

有我行

疾不倒

不可說

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

校注維人當
作獲人但割
即袒割生餅

改作作餅

校注云三意
大平御覽作
四竟今多改
又云勝見簡
当脱用字

視下似有
脱

校注云度
謂度也
今按度也

竊之曰舍余食不智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

評也

而視校注作而視是

度一本作奪見春臺按本

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之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若

若一作苦

墨子全書卷之五 六 城東書坊

如誤

春臺曰如
可疑

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矣。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

藝文引此或作誠順作菴

藥下一無
於字

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

以上疑脫不足二字

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

瓦

校注云未詳鉅義又會作今墨也黑下同 余一作今非也

黑

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坵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命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墨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

士作事

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

校注云北堂書坊引使於衛云關中猶云局中關局音相近

有疑故不然行

藝文志漆作七

王一作上

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王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齊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

一下齊字無是

數百下當脫人處二字

在一作仕

審或當作當初作當
按應有一語

在一作仕按
注之任下舊
有脫人字一本
一本無視
義士三字
故子由本君
子去脫視字

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蓄士之安也。子墨子在於衛。听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

子由本下脫視

春墨云者之有疑有誤
按注作者也注之一本脫此
字

黑

下也按注據
御覽改作也

君子下有
之視義士

過一作遇

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墨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

墨子全書卷之五 十 城東書坊

黑

舍下或疑取我字

禦覽其言作他言
標一作標恐標誤今按
校注云標拾也一本作標
非

之人不得南。其色有墨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
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
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
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
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
舍穫而櫟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
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太平御覽作
石猶不毀也

公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

身或疑者
身耳誤

也行

然而疑

可作乃

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
言有二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
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
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
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
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
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
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
辟土地。著稅偽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

校注云偽疑當作賜說文
云此古貨字讀若貴

者也下校注
云已上申明
知其一身

子邪下校注
云已上申明
又未知其所謂
義疑美

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義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銜，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一生於此，善星一行為人筮者，

玉当作工精当作楷

精當作精
按校注不改

義疑戴誤
校當作忽
善勞也

衛作晉

御覽引作
衮衣博裳

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義章甫，搢恕，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劔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衛文公大布之衣，犛羊之裘，芾以帶劔，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細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

細一作組是

獨一作猶

此章忽忽一本並作忽非

後一作復

服上疑服古今時

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獨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後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物，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且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

不行一本
不作為句
按注以若
不為句
服也下校注
云言其意
在服也
一無下或字
非是

或制 恐序列之

用節疑倒校注作節

詳一作侯

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

無接注有
注云旧作無
据下文改

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子墨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稱子也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妹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子墨子曰。曰。國亂則治之。

下曰一本無

上治下一有也字
春臺曰治之也衍

治之下按注
虛之此下脫
治之故治也
五字

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厭。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則穿井也。然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爾為嗇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僂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子墨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咎也。公子墨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

滿一作滿

蓋屬虛之義

祀當作禮

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保謂撤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二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

故何恐倒替墨

以下取為

当作以天为不明

聽

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嗇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

各行今按或各誤

後疑復校注及句後向注云惑于此說者請及而後後留之

疑校注云應孰之孰當為孰

迷一作逆校注云當當為問

一本薄吾下有者字

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及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墨子與程子辨，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烏聞熱

禍下接下福為善人當作入子當在下無

曰上脫墨子

春臺云其期同

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烏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狗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歿，其長子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

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為之。福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

者下故上
恐脫

春墨曰者下恐闕文宜有
豈曰吾族人莫之欲八字

明下疑脫字

春墨之刑也衍

不可說

亦善之亦當從一本作其
下亦多同蓋因丁字誤

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不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

二作子
跌一作跌

夫義當在上猶強為之下

一上脫閉

不視上疑脫

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
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
以視人必強為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
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
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
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
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
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
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

下日行

翟行

告毀子行

下告一作吾

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
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跛以為長。隱以為廣。
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
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
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
之身亂之也。

魯問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
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

敵一作歐

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敵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

反一作及
王作夫

為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

殺一作移

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

春墨曰生下有何字又曰上鄭下也字當有下鄭下

誅亦不當作誅其本

吾一作我

多吾一作吾多

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

墨子全書卷之五
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
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
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豆之謂也
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南有啖人之國者焉其國
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
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
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
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
人死魯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

未一作未

未一作未

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未首從
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
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
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
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

一本於作
以

微一作徵

尚下服同又或疑服上

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
而無敢以告外太祖廟其上有諱上字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
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
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

上語上服所

與一作與
釣藝受引
作釣無賜
蚘作餌蟲
作肉

費拂同

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天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蚘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糶。雙言則慍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

一本作耕
天下而食
之
夫下脫之

後下脫當

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夫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

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
 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
 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
 墨子曰。子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獨
 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
 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眾進戰。與不鼓而使眾
 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眾者。其
 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

一無下子字

與下脫不

戰一作義

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
 吾戰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
 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至
 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
 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
 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
 若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
 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
 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

若一作苟

一作耀 子思本耀也 鈞當作鈞

度身而衣。自比於群臣。不能以封為哉。抑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耀也。鈞之耀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澹。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

即恐則非曰疑非攻而於之而誤

而於作而之

人一作夫

擢李柑肺 校注云四字 有誤

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矣。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人鬼神豈唯擢李柑肺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壁也。今綽也祿

墨子全書 卷之五 城下

大墨子知如之卷五魯向中短褐之衣藿下

退其倒

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二從。是鼓鞭於馬，斬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亟敗楚人。公輸子曰：自魯南游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量其鈎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

執恐執 下同 亟作函枝 注本從函 本無 曰疑衍一

股一狎 校注亦如此 狎下疑脫愛兩下交相恭 狎下脫狎 上脫若于治不曼

有鈎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我鈎強，我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退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雛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

與此異 韓非所云

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子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

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戒。成將以攻宋。子墨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

般一作盤 郢里 宋一有子字

般下一有公輸般

千金一作千金是

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糠糟

宋宋大軒下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糠糟又千里下有宋方五百里

二十九千品景短褐作敵聲而云

墨子全書 卷之五 公輸

又舉作與
又為上有謂字

下有會兵
文統隣有
短褐而欲
竊之十二
字

須應循一本作者

又三事作王吏

無一作有
梗校注又
梗

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兕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楛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

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二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

備城門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

墨子全書 卷之五 城東書坊

議一作蟻可從

傳當作傳下曰蟻傳

問一作問下同

推一作推

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空空洞。議傳。輶軒車服。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脩。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隣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專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沈機長二丈。廣八尺。為

故一作尚

募校注云舊作募據下文改作幕

機一作棧

弋或恐杖校注引說文機弋也

人作火是

施一作於校注云以力字未詳

校注云云獲壁在植戶植也薄假音隊也

之兩相如。問扁數令相接。三寸。施土扁上。無過二寸。斬中深丈五。廣比扇。斬長以力為度。斬之末為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募。孔攷之。各為二幕。二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機塗之。持水麻升。卅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一涿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人者。各一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錮。金若鐵。鑠之。門關再重。鑠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

持一作時

之一作立

校注云桓表也

下十一作中

楛一作楛 榆一作榆

一作二 上者一作石

豎或豎首

據一作擣 衛一作衛

一其封以守印。持令人行貌。封及視關人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一步一渠。渠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表十二尺。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一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為矢節。毋以竹箭。楛趙據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衛及攏縱。一步積石者。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元疾。犁壁皆可。善方二步積。大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壘。盛水有奚。奚大。蠡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

一作十

侯一作候 傳

亦恐其下多有亦其混者或本作元誤

亦校注作十

涉一作沙 校注作涉

下廣上校 注脫下字 又云籍車疑 即巢車巢 藉音相近 又云屏當 為井

屍長二尺。喪以弟。瓮亦端。堅約弋。一步積搏。大一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有鐵鑿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為湯。及持涉。毋下千石。二十步置坐。侯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二尺。廣四尺。板周二面。密傳之。夏蓋亦上。五十步一籍車。必為鐵纂。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關。齋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櫓。縱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衰殺之。百步一木樓。樓廣前九尺。

雍恐瘞

紆一作杆

牆一作牘

校注城中唐二丈五尺二亦御覽云二百步一丈樓去城中二丈五尺

遠廣一作遠唐

植一植可從

物一作輪校注云穀物切義培疑也

高七尺。樓物居出城十二尺。百步再再十壘以木為繫連水噐容四斗到六升者百。百步一積雜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為

術一作桁校注御覽

衝術。百步為幽牘。廣二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立

校注御覽

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

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鬪俾倪。廣三丈。高二尺五寸。

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二尺。遠廣各六尺。城上四隅童

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狸三尺。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繫內後長

狸

校注云術一五字

五寸。夫兩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鯉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則。與下同。國之則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籍車。當陣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札札勇勇必重十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為樓。加藉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直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

也字校注他意改作

十字一本作土而校注云旧作土以意改作土

雅按高垣亭垣

亭一作帛按注云帛同

閉一作開

敢一作取按注同可從

矢 爨

內疑穴下內穴混
錯後同按注又以此作穴

丈一作文

閨作闔

校注云潔當為淨又云城上行一上字又云涉以意作沙又云下以意改作开言連其本

吏士一亭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
兩扇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敢有序忠信可任事
者一舍共一井爨灰康糝杯馬夾皆謹收藏之城上
之備渠譖藉車行棧行樓到頡鼻連挺長斧長椎長
茲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內三尺而
一為薪舉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二升以上
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窰置鐵錯焉與涉同處木大
二圍長丈一尺以上善耿下本名曰長從五十步三
十木橋長二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為壘壁以蓋瓦

木一作水

候一本並作候
亦上同

迎一作西
本校注作木
可從

櫛一作櫛
摺一作

指

校注云昔當為皆又云錡錡錡也又云鬪當為錡

後之用瓦木壘谷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
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櫛
使重室乎子居下上侯適視中能狀與下進左右所
移處失侯斬適人為內而來我亟使穴師選本回而
穴之為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
之備者盡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
一壘五築有錡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鏃柄長八
尺十步一鬪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其兩端二步
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樓櫛守備

墨子全書

卷之五

三十一

戒報書坊

沙文押文集

以有兩物之源
按片平子若

交字校注

繕利薪食足以交三月以上。入衆以選吏民。和。大臣
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
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
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
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
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
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
城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義。毋得上城。寇在城
下。收諸盆壅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

也校注以
意改作他

校注云耕
疑萬字

義一作養

收一作牧 壅一作壅

上關一作關

校注云周官
桓吏疑音
官垣吏

校注云說文云危後後
之像即籛假音字

校注云天疑
矢字

爲之以下
數語當在
備穴篇內

持名一作時石
校注
校注曰事得下脫簡
土一作士

百當作十
校注作十

不得有室。爲周官桓吏四尺爲倪。行棧內關二關一
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壞。伐除去
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僉近若城場。皆爲扈樓。立竹箭。
天中守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
待見持名。二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爲之奈何。子
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此
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
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
二十人。老少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

之知按注
疑例

衆一作數

按注云十
皆當作十
凡千人當
四千人

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
守圍客馮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
客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
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
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
老少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
少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填令
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
人非亦故人乃亦填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

凡下疑脛四

大一作夫 侯一作候

傳按注以
意作傳

亦傳按注
以意作可
傳

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
禁也大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侯望適人適人為
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
急澗城內內亦土直之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
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
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鞞革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
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令陶者為月明長二
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
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其實際

校注以意內作穴又云康
即種字見說文疾又江意
改作矢

竅一作空

愚下作遇

予一作予下予亦同非

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
中勿滿。疾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為竈。
令如竅。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索。穴
且愚以頡臯衝之。疾鼓索熏之。必令明翟索事者。勿
令離竈。版以穴高下廣狹為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
其版。令容矛參分。亦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攸
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弓版。而卻過一竇
而塞之。鑿其竇。通其烟。烟通疾鼓索以熏之。徒穴內
聽穴左右急絕其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

校注愚據
下改作愚
翟字又以
意改作習

救一作攸
攸校注攸作
版引作引

傳

內士當作
穴土校注

二內字校
注俱改作

斷一作削

堅狀校注
改作堅扶

又云夫同
跌如足兩

分也
又趣扶改

同促
作趣扶趣

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攻敗矣。斬艾與此長
尺。乃置窰竈中。先壘窰壁迎穴。為連鑿井。傳城足三
丈。一視外之廣狹。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內高。從內
難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斷井中。伏而聽之。審之。
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堅狀為
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臯衝之。灌以不
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其上七分。盆蓋井口。毋
令烟上泄。旁亦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輻。一束樵梁麻
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縣正當寇內口。鐵鎖長三丈。端

狀一作杖

斷字校注曰當為鑿

輻一作輻

史一作吏

突一作突下

矛一作矛

環一端鈎佩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傳寫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亦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窠皆為穴。月屋為置史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為蓋塗其上。以穴高下廣狹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內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為窠容二員。艾者令亦突人伏付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內予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又之二矛內去實尺。邪擊之。上穴當心。亦矛長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也。鑿

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其一徧已而移。版鑿一徧。頡臯為兩夫而旁埋其植。而敷鈎其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為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龍竈。入壇。苴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苴。復鼓內。巨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仕。藉車之柱長丈七尺。其理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馮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為

陝當作狹

仕一作什

巨一作苴

理一作狸

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籍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
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一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
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
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圍池來為作水甬深四尺堅
纂裡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
分而早鑿之置炭火其中而合纂之而以藉車投之
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逐代代長七寸
我間六寸剡其末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
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日十人

圍作闔

大疑六不疑脫六字

我或疑杖

日作目木

之所舉為十摯五人之所舉為五擊凡輕重以擊為

者弱當作弱者

任一作任

劫字下同

其

侯侯注小使傳

仇且按注云疑桃連字且連音之緩急

土一作五侯作使

遂人按注改作遂入

輕重所為吏人各得其任城中無食則為大殺去城
門五步大斬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亦中上為發
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侯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
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
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按注云下脫簡

墨子卷之五

墨子全書

卷之五

二二二

<p>...</p>	<p>...</p>	<p>...</p>	<p>...</p>	<p>...</p>
------------	------------	------------	------------	------------

Blank page with some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